

第六種

說部
林取書

美

人

鳥

上海羣學社出版

教育小說 美人島目錄

- 第一章 櫻園
- 第二章 姬隱
- 第三章 怪美人
- 第四章 新奇之廣告
- 第五章 電氣裝置之郵信箱
- 第六章 驚世之怪事
- 第八章 黑裝之惡漢
- 第九章 二姬之遺傳
- 第十章 奇箱
- 第十一章 一萬圓之寫真
- 第十二章 意外之證人
- 第十三章 怪事業之犧牲
- 第十四章 世界最新之異聞
- 第十五章 理想之新產物

美人島 目錄

第十六章 婚約

第十七章 新探險船

第十八章 決死之壯圖

第十九章 新消息

第二十章 美男鄉

第二十一章 老紳士

第二十二章 秘密目的

第二十三章 理想之生活

第二十四章 美男美女婚配之特約

第二十五章 美人船

第二十六章 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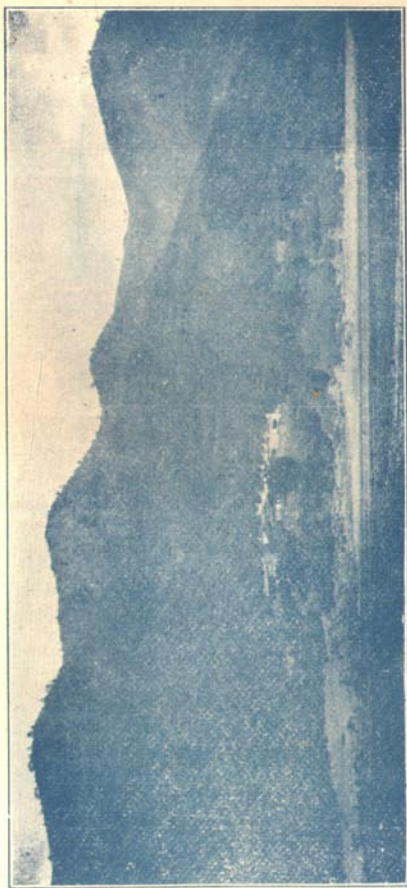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章 日本代表之兩美人

第二十八章 偵探之上陸

第二十九章 要求女王策

第三十章 結婚

(景村之邊江岡)



冒險小說 美人島

日本鹿島櫻巷著

張論譯述

第一章 櫻園

田畔之高台有一宏大之別邸。遠眺田圃。景色奪目。且邸內之櫻花。頗著名。其種類無慮數十。每當四月間。兩旁之『牡丹櫻』『八重櫻』『濃紅淡粉。豔鬪新粧。遙望之。有恍一邸圍於花中之觀。此邸名櫻園。主人任內務大臣之職。華族中。有名之富翁松枝侯爵是也。侯爵邸內於櫻花之外。尙有比櫻花有名之美人。卽侯爵女公子貴志子者。是其容姿集邸內種種之花。猶不足喻其美。故交際社會中。無不仰望其風采。花開時常在此別邸內。華族之公子及與侯爵平素無緣之貴少年。往往假托觀櫻之名。而一覩顏色以爲快。然貴志子有特癖。常深鎖簾中。彈琴爲樂。不願與遊人交接也。

此櫻園每年以四月十五爲櫻花全盛之時。開觀櫻之園遊會以爲常。此時貴志子執主人役。接待來賓。各禮淡茶一杯。侯爵交際甚廣。故內外賓客每達數百名。比外務大臣之夜會更盛。

今年比前年花早開。到十五日。十分之七。已零落殆盡。此日仍照常開觀櫻會。天氣清明。暖風和暢。自朝至暮。男女來賓。共達五百名以上。邸內如開風俗之展覽會。麗裝之美人。盛服之紳士。三三五伍。聯袂偕來。花下亭間。備茶置酒。主人之周到。不待言矣。茶室內尙有歌妓。頻出鶯聲。以媚貴客。蓄鬚之紳士。或爲之改容。嬌痴之少女。亦因有慚色。一時千態萬狀。非筆墨所能寫盡。

邸前有廣野。演太神樂曲。獨樂爲餘興。於是來賓集於邸前。邸內爲之一空。然邸內尙有兩外國婦人。從池畔深入竹徑。上穿淡紅色之衣。下著青色之裙。風致之美。點綴之佳。恰如泰西美人名畫一般。日本人見之。莫不眼爲之迷。心爲之醉。

兩外國婦人深入竹徑時。向左轉來之洋服紳士三人。與外國婦人相遇而過。一紳士停足回顧者久之。一紳士輕拍其肩曰。瀨川君。何多情若是耶。君曾在歐洲公使館。今又居外務省。歐洲美人之蹤跡。當無不知者。今所見之外國婦人。果誰耶。瀨川搔首者許久。乃曰。此人僕未之見也。僕非自傲。凡居於外務省者。在東京之外國婦人。大概無不知之。僕今不知此兩人。真咄咄怪事。一紳士曰。君勿疑。當爲近時新來之婦人耳。瀨川頷之曰。此終不可思議。僕非一追其跡。以求其交際不可。二紳士知不可強。曰。任君之意。倘獲其消息。不可不告。今請君一人往。僕等尙當拜貴志子君之顏去。語既。與瀨川別。瀨川向外國婦人所行之路而前。未幾遂不見。

第二章 姬隱

瀨川名義禮。年三十三歲。曾卒業大學。受法學士之學位。爲英法二國公使館之書記生。今爲外務省之一課長。係松枝侯爵夫人之姪。與外國人交際頗廣。

將來有望之外交官也。瀨川每赴宴會。外國人殆無不識者。今不識此二婦人。故大訝之。且此二婦人爲絕無僅有之美人。瀨川以不識此二婦人。引爲奇恥大辱。故欲尾其後。一探其蹤跡。瀨川向二婦人所行之路而前。路窮左爲假山。右爲木柵。木柵外下見田側之停車場。瀨川登假山。假山爲園中之最高地。只見邸前之餘興演藝。漸入佳境。拍手喝采之聲如雷鳴。二美人仍未之見。瀨川思來賓當赴夜宴。二美人倘未歸。或能相遇於餘興場。亦未可知。乃出前徑向餘興場而來。餘興場中亦未見有穿淡桃紅色上衣之西洋美人。瀨川又大失望。擬向侯爵夫人。一探其消息。於是走近侯爵夫人。時子之傍曰。今日當稀有之盛會。來賓甚多。姑母竭誠招待。能勿勞乎。時子夫人年近五十。爲貴志子之母。少年時。顏色不遜貴志子。品格頗高。備貴婦人之資格。聞瀨川言。以和悅之色迎曰。然。今日忙碌異常。請助一臂從事接待來賓之役。何如。瀨川曰。姪非不此想也。無如姪性拙直。非惟不能得來賓歡。反致擾亂他人。望姑母原宥。姪見

今日來賓中。有西洋美婦二人。不知是誰。夫人沉思許久。乃曰。此事聞君言。始知君所謂着淡桃紅色上衣之婦人。予實未識也。貴志子亦本無此友。請閱招待名簿。不難悉此未識之婦人。瀨川以主人尙未識此二婦人。心益訝之。此時有急趨來之一女僕。折腰於夫人前曰。密司貴志子見乎。妾尋之許久。終未之見。不知出遊何處。夫人似有不悅之色曰。貴志子今日未出外遊。不知在茶室內否。女僕曰。邸內往覓數次。皆不在。夫人大憂曰。義禮君今日在何處見貴志子與否。瀨川驚曰。誠然。姪今日尙未見一次。果何往耶。夫人急入內告於侯爵。於是自室內及園中。分路往覓。共一時間。未見貴志子之顏。初來賓猶未知此事。後見侯爵夫婦有憂色。且家人有慌忙之狀。因問原委。始知爲貴志子不見之事。亦代抱憂。且共來探索。一時喧雜異常。斯時天將晚。終未見貴志子來賓。漸散去。於是繁華之別邸。忽變爲慘淡之悲境。侯爵夫婦處此。真不堪設想也。

冒險美人島

(續九期)

日本鹿島櫻巷著

張倫譯述

第三章 怪美人

園遊會既散。侯爵報水越警視總監。警視總監屬內務省。今內務大臣家貴志子之。失蹤警視總監不得卸其責。於是下非常警戒及嚴索之。命令并命偵探長都築真來侯爵邸。

時候爵在西式之應接室。形容憔悴。毫無喜色。水越總監及瀨川義禮立於其前。各相對無言者久之。水越總監既恐且慰。曰。令媛之失蹤。固可慮。但一落偵探之手。無難事也。今傳都築偵探長來告。以當日情形。命其搜索。終有發見之一日。侯爵頷之曰。請盡能力之所及。爲之。但此非常之變事。出於吾邸。實令人莫解。瀨川忽有所悟。問曰。已查知單否。侯爵訝之曰。如是紛雜。誰爲此瑣屑之

事。瀨川曰。來賓中。或有惡人。混於其中。亦未可知。合照知單。與人數。當可明瞭。水越總監曰。然則來賓之名。曾一一掛號否。侯爵即報電話於執事。未幾執事來答。曾一一掛號。斷不致遺漏。瀨川曰。可謂細心周到矣。請持掛號簿及知單。來執事領意而去。須臾持二冊之洋式簿來。瀨川受之。與水越總監先閱知單。反覆數之。共五百十名。內六名未蓋印。然則當日倘無人不到。應有五百四名。之來。會次再閱掛號簿。共五百六名。更細檢之。來賓之姓名中。有西洋婦人二名。瀨川忽想起。相遇之二美人。問執事曰。掛號簿係何人所執筆。執事曰。皆僕所書。瀨川曰。有西洋婦人二名否。其名曾記臆否。執事對曰。曾有西洋婦人二名。但此二人爲知單所無。渠等乘馬車來。面含羞色。僕不解外國語。以二人雖爲知單所無。但非尋常人可比。恐却之不恭。故與之掛號。瀨川向侯爵曰。此二人先刻詢諸姑母云。未相識。丈曾見之否。侯爵曰。曾見之。余亦不識。下婢中均無知者。總監曰。來賓甚多。此二婦人或與他相識者。偕來。未可知。想與令媛之。

失○踪○無○關○係○也○瀨○川○曰○余○初○見○此○二○人○大○訝○其○服○裝○後○尾○之○俄○而○不○知○其○所○往○
終○不○復○見○此○雖○與○貴○志○子○之○失○踪○無○關○係○但○非○奇○事○耶○未○幾○水○越○總○監○受○侯○爵○
之○命○傳○都○築○偵○探○入○

第四章 新奇之廣告

須○臾○執○事○導○一○丈○夫○入○年○約○四○十○二○三○目○光○炯○炯○有○神○即○警○視○廳○之○偵○探○長○名○
都○築○者○是○也○總○監○紹○介○於○侯○爵○侯○爵○讓○之○以○禮○總○監○向○都○築○偵○探○曰○侯○爵○之○令○
媛○爲○開○園○遊○會○失○去○之○事○度○已○深○悉○倘○不○搜○出○之○關○於○警○視○廳○之○面○目○非○小○余○
對○君○無○他○言○望○盡○全○力○從○事○而○已○都○築○偵○探○領○總○監○之○意○瞑○目○者○久○若○卜○者○思○
易○卦○狀○未○幾○乃○曰○此○事○頗○費○力○總○監○閣○下○曾○聞○花○園○伯○爵○家○之○事○乎○昨○日○花○園○
伯○爵○家○之○澇○子○亦○於○庭○前○散○步○中○失○去○今○未○知○着○落○僕○思○與○侯○爵○家○之○令○媛○爲○
同○一○犯○人○所○誘○拐○未○可○知○閣○下○之○意○何○如○原○來○花○園○家○之○澇○子○不○劣○於○貴○志○子○
華○族○中○有○名○之○美○人○幼○有○花○娘○之○目○此○二○美○人○同○日○遭○此○災○危○詢○可○謂○奇○事○侯

爵瀨川聽此奇報其驚異固不待言總監亦即起立曰何物大膽惡漢而敢爲此斯事關於警察之威信都築君對於此事之意見若何願聞其詳都築從懷中取出新聞一張曰僕自昨日應花園家搜索之命即於溲子散步庭園中四處檢閱踪跡杳然僕初思花娘或有意於他人而私奔既思花娘已與美男神月公爵之子圭雄君定婚今距結婚之期不遠花娘亦非常喜悅然則花娘非私奔可知矣僕對此失踪事件疑惑萬分昨夜奔走四方未獲一睡今朝閱每朝新聞見特別欄內有新奇之廣告因思此廣告與花娘失踪事件或有關係必須一探廣告之主人方有頭緒於是忽忽出門至警視廳不圖又聞侯爵家同一之事益滋我惑今請閱廣告都築偵探將新聞遞給總監總監受閱之見一面之特別廣告欄之第一行大書『求日本之美人』六字下注曰

爲開世界各國之美人大博覽會求日本之一美人以寫真來者酬五千元本人來者倍之其資格俟審查之後決定之有此志望者先將寫真及姓名

住所寄下 橫濱山手十三番館新納白

總監閱畢後遞給侯爵曰誠奇異之廣告也何物惡漢見有一萬圓之報酬利慾熏心而遂出此不法之手段務求都築君先一探山手十三番館都築偵探長曰總監之言甚是余等所當研究者二女同爲一人所誘乎抑各不相謀乎抑此廣告之主直接下手乎倘此廣告主直接下手乎天下斷無此愚人而自白其居所尤可怪者開從來所未聞之美人博覽會是也僕思覓此十三番只可爲偵探間接之一助而未必即此能達余等之目的者僕盡力之所及而姑先試之都築偵探長胸有成算誓不奏効不休瀨川大感之並將種種有望之理由慰侯爵時水越總監及都築偵探長辭侯爵邸而出



冒險小說 美人島

(續十一期)

日本鹿島櫻巷著

張倫譯述

第五章 電氣裝置之郵信箱

都築偵探長出松枝侯爵邸。即至新橋停車場。來往橫濱之火車。時值午後六時。滿街電燈如晝。在車中頻思偵探之方針。從何處着手。橫濱未知有十三番館否。即有之。亦斷無突進之理。或有十三番館而非登廣告之主人。或廣告主雖在而實爲計畫之廣告。與此事毫無關係者。如是終不能達余之目的。余受警視總監之命令。所尋覓之二人。一爲內務大臣之女。一爲花園伯爵之女。而神月公爵家之媳。設不覓出此二人。有何面目回東京。余弄一生之手腕。全在此舉。忽思想中已七時十分。車着橫濱司帶興停車場矣。

都築先於司帶興附近鼓腹後。往覓山手十三番館。館在居留地之北。前臨海

岸。後倚山地。頗雅靜。三面以籐圍繞之。都築立其前。暫視其形式。若無人居住者。窺其窗口。不聞人聲。亦不見燈影。更走近門旁。以懷中電燈照之。又不見他物。惟郵信箱之口。突於門外。門已下鎖。不得開。正躊躇進內之方法。忽火光達於足前。驚避之。後知爲送信人手提洋燈之光。送信人將信件投入箱內而去。都築從後呼曰。請止步。有教。此係新納家乎。黑暗中忽發此聲。送信人大驚之。都築出官銜之名片示之。送信人始安心答曰。然。此十三番館之新納家也。都築曰。既有信件來。當有人居住。何以門緊閉而無一點之火光耶。送信人曰。然。余曰。向來門亦緊閉。不悉其何因。君見新聞乎。此家係求美人之廣告主。每日必有數多之寫真及照會書。然現此家之門面。未必能出一萬元之報酬。都築曰。爾曾見家主之顏否。送信人曰。未也。卽余同夥亦均未之見。此屋一月前尙無人居住。所謂新納者。纔於近日移來。送信人語至此。卽別去。都築猶遶其周圍。求進內之方法。石墻頗高。都築冒險躍入之。內無他物。惟去年之雜草。尙枯

伏於地。一路至中門。皆敷細砂。都築輕步繞家一週。戶固閉。卒不得入。仍回出至大門側。見大郵便箱。此郵便箱自外見之。僅視其口。而其內構造甚巧。設於石墻內。都築想此箱內必有數多之郵便物。即同送信人所說。應募之美人及其照會書。當亦不少。倘開此箱。或能於其中發見意外之秘密。亦未可知。雖拆人書信。法律所不許。然不破封緘。似亦無礙。都築既決心開此箱。乃取出器械。欲去其鎖。下手時。忽全身麻木。失手足之自由。時中門大開。火光四射。

第六章 驚世之怪事

觀櫻會翌日。都下各新聞社。揣摩臆測。載花園家及松枝家二女之失踪事件。連篇累牘。滿紙皆是。就中記事最確者。爲萬報新聞。謂濔子及貴志子。決非爲惡漢所誘拐。二女同爲華族之佳人。氣質亦相近。平素爲獨一無二之好友。早有漫遊海外之志。觀櫻會之十五日。午後二時許。我社探訪員曾一見二女於橫濱。所憾者未知二女即此逸去耳。二女上着淡桃色之衣。下穿青色之裙。聞

至今未持護照。不得上船。且兩家嚴密搜索。故不出二日。必能引還。都下各新聞。惟此萬報所記。尙近情理。其他有謂濤子不願與圭雄氏結婚。故遠避之者。有謂二女皆爲天神所收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曾幾何時。全國播爲美談。警視廳懸千圓之賞格。新聞社募集豫想行踪之答案。從來駭人耳目之事。未有若此之甚者也。

觀櫻會後三日。瀨川至高輪神月公爵邸。訪其子圭雄。瀨川曾教圭雄以外國語。素甚親密。時圭雄在宅。瀨入。圭雄起近於室外。畧叙寒暄。瀨川曰。花園家遭此變故。君意如何。余早擬來訪。適因舍親貴志子之失跡。謀種種之方法。故遲遲至今。尙乞諒諸。

圭雄在華族社會中。有美男之稱。鼻隆髮卷。顏帶淡紅。翩翩一美少年也。日來爲愛妻濤子之失蹤。愁悶萬分。故不若前日之快樂。瀨川察其心中。且謂曰。君若有憂色。殆爲花園家之事乎。余今日之報告。可以解君憂。圭雄曰。謹領教。瀨

川曰。現濬子及貴志子之行踪。已有着手之方。君見今日之萬報新聞乎。圭雄曰。見之。余讀盡十數種新聞。有謂濬子爲余出家者。無根之談。不知何自而來。萬報新聞之記事。雖鑿鑿有據。亦未可盡信。試問濬子漫遊海外之目的。果何在耶。瀨川曰。然。君言良是。但濬子往橫濱。係確實者。余今朝見此記事後。即訪問其主筆。據所見與新聞所記無異。且此美麗之服裝。與余在觀櫻會所見之外國二婦人相同。此當別有原委。而二女之去橫濱。實無可疑。瀨川將在觀櫻會所見之外國二婦人詳細告之。且謂之曰。都築偵探長。見每朝新聞之特別廣告後。急往橫濱調查。待其歸京。必有意外之好消息。余對於此事。真不解。倘二女爲他人所誘拐。必被拘禁。不得從容往來於大道。且二女與外國人有關。係其目的。決非開美人大博覽會。必有他種之目的。若一失偵探之時機。二女終葬於烏有之鄉。余願松枝家與花園家。須不恤貲財。合力探索。君意云何。圭雄聽此奇異之報告。心大感動。曰。瀨川先生之言。頗親切。余誓不尋出濬子不

止。倘濤子漫遊海外。雖至世界之盡處。余亦往追之。先生有意於斯乎。瀨川曰。若君之熱心。必有達目的之一日。余亦願與君合力以探貴志子之行蹤。待都築偵探長歸京後。再細籌出發之方法。未幾有一書生入。屈躬於圭雄前曰。今花園家有電話來。警視總監請君往。爲都築長行蹤不明之事。



冒險小說
美人島

日本鹿島櫻巷著

張倫譯述

第八章 黑裝之惡漢

都築觸電氣後。感通五體。手足失自主之權。時正門洞開。有一怪物出。心中尤焦灼不可言。但已入惡漢之網。雖竭全身之力。不克脫。都築經歷甚多。從未有遭如是之危難。斯時想除臨機應變外。亦無他法。故佯爲自若。以待惡漢之近身。

惡漢用意頗綿密。特租一屋。專收募集之寫真及郵信。而已藏匿於其內。逢開郵箱時。偶一出。此箱裝置甚巧。不使他人有驟觸電氣之虞。且投入郵信時。因電氣作用報鳴於其內之電鈴。種種設備。周到已極。然都築不細加考察。而冒昧陷此險。是彼一生之失策也。惡漢既出。見身穿黑衣。自頭至頸。亦裹以黑巾。

男耶女耶。不得明辨。畧一顧都築之顏。毫不動色。旋手舉小洋燈。細閱周圍許久。稍一點頭。卽吹口笛。於是自由聯翩而出者三人。裝束與前一人無殊。前一人細語其三人。聲微不得聞。無何前一人向內取一繩出。命三人堵都築縛之。因是都築始離電氣線。但雖離電氣線。又復被縛。全身仍不克稍動。時都築不出一語。默視彼等之舉動頗怪。因急欲促其言語。遂厲聲叱曰。爾等賤奴。果何故縛我耶。不意惡漢遭此一喝。仍泰然自若。毫不爲意。都築知惡漢之用意頗深。無可促啟其口。遂置之以觀後變。

旋一黑衣漢。以一鑰匙啓郵箱。取出之物。似寫真爲多。都築斯時注目於黑衣漢之掌中。但在黑夜中。模糊不得明視。惟見白而纖之指尖。認知其爲非男子。然使其爲女子耶。則身當無如是之長。男歟。女歟。如入五里霧中。益不可辨。嗣後彼等果以何法處置我乎。殺我乎。生我乎。總之不自由之身。無抵抗之法。俄而黑衣漢持一物於鼻前。令嗅之。此物刺激頗銳。一嗅而知爲睡魔劑。使爲

此睡魔劑所迷。則生死不可知。後事茫茫。何堪設想。急左右搖頭而欲避之。惟用睡魔劑過夥。終不得避。忽昏昏睡去而入夢境。

都築醒時。身仍被縛。投於薄暗室內。撐目而視。已晝間矣。始知受惡漢之迫害。係昨夜之事。但此家仍爲十三留館內歟。抑已被運於他處歟。迷睡魔劑以來。其間之事。如在夢中。毫不記憶。少頃精神略定。溯昨夜如何觸電。如何被縛。最後如何受魔。正凝思間。聞室外有足音。似來余室者。但來者固無救我之理。或下最後之毒手。亦未可知。然事已至此。雖如何抵抗。亦無可免之道。尙不若束手待斃之爲愈。靜閉觀察之眼。以待來者之啓扉。無何。聞啟扉聲。來者之惡漢。仍爲昨夜之假裝歟。抑爲我臨死之際。不妨特露其本來面目歟。啟目而視。來者二美人。服淡桃紅色之衣。着青色之裙。翩翩有出凡之態。一目之下。不覺失聲大喊。

第九章 二姬之遺傳

美人島

都築偵探大驚之餘。繼以大喊。亦無足怪。蓋立於扉外者。明明貴志子與溍子之二佳人也。都築雖未曾與二姬謀面。但二姬之寫真。早已見之。故二姬之失踪。與新聞之廣告。有關係否耶。初不過一疑問。今已見二姬之顏。則知誘拐者。果不出登廣告之新納斯時。都築見二姬默不一語。頗訝之。乃曰。

余爲搜索君等而來。非有別謀。請速解余縛。以便與君等早歸。望勿遲疑。倘再遇惡漢之日。於君等亦殊不便。願速籌之。

都築言畢。二姬佯爲不知。毫無憂色。後若自得者。都築知非甘言。可以誘擬。以危言激之。遂大怒曰。今尙可遲疑耶。稍懈則大禍立至矣。請速解余縛。都築言時。雖含怒色。而恐爲室外人聞知。故出以直捷簡明之語。而不爲大聲。然兩姬仍佯爲不聞。如故。都築悶甚。急欲起立。移時貴志子向前曰。爾何謂耶。余身可無慮。余事無涉。爾獨歸可耳。余與溍子今夜卽欲出洋。言至此。回顧溍子。溍子曰。誠可笑也。伊何人斯。余等事與伊何涉。而何嘵嘵爲。讀者諸君。試思二姬

之言。何奇耶。當爲人誘拐之時。聞人來救應。喜不自勝。而反冷然對之。豈人情耶。都築遂厲聲曰。君等何謂耶。因君等之行踪不明。令父親松枝侯花園伯憂急萬分。特囑余來探。余偵探都築是也。言至此。兩姬稍含笑。覺溫和可親。旋濤子姬自懷中出一函曰。爾旣爲余家所托。幸甚。茲有一書。請送至家。惟內附貴志君一家書。望交松枝家。余等今夜卽欲出洋也。言畢。卽將此函插入都築懷中而去。扉亦闔。都築斯時益不解。據彼二人語氣。似二人相約而出。非受他人之誘惑。但以我受縛之身。而使送家書。非侮我而何。况名門之閨秀。而不與父母一商。驟然外遊。真大膽已極。諺云。人不可貌相。觀其舉止之閑雅。不度若是之無禮也。都築慨嘆久之。并自悔其徒勞。然觀其情形。彼等恐我妨礙其行爲。而縛我。並無加害之意思。至此。竊幸再生。聊以自慰。

此家近海岸。微聞瀛船聲。但仍在橫濱內耶。抑神奈川耶。橫須賀耶。不得知。時入夜。四邊皆黑。無光線射入。前二姬言。今夜卽須起程。度斯時當已出家。彼等

之機敏。真出人意外。正揣測間。忽扉又開。黑衣之怪物亦出。默不一語。仍令嗅睡魔劑。於是都築再陷於昏迷之境。惟覺黑衣漢取脉而視。鑑定無生命之虞。遂投出室外。

第十章 奇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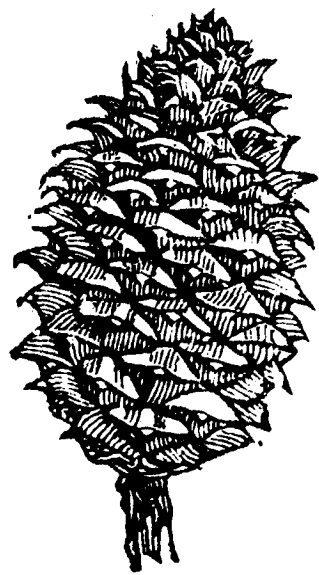
風帆高捲。桅檣危立。舷燈或青或赤。散如星影。時橫濱海岸法蘭西埠頭之右。有一小艇出。衝波前進。離岸頗遙。尙未停。彼處無碇泊之汽船。并無可停小艇之處。

艇中似有五人。皆着黑衣。頭亦裹以黑巾。惟持櫓者頭面皆露。但其面與手與他無異。如塗墨然。僅眼中放光。殆世界無類之黑奴。小艇再約行三十分鐘時。見前有一大瀛船。橫於海上。船體塗以白色。其爲何國之船。頗難辨別。小艇近汽船時。而船上之人。已認知之。遂垂下舷梯。立於甲板者約有五六人。小艇內之黑人。前後扶二黑人登梯。達甲板時。船上之人擁護之。遂不見。留後之黑人。

略一取小艇內之物。亦登梯而去。俄而艇已牽上。時白色之汽船豫備已了。未幾汽笛一聲。鼓輪前進矣。

巡回海岸之警察。於道中發見一奇箱。頗訝之。意謂大道坦坦。孰遺棄是者。爲人所棄之舊箱歟。近而視之。質尙堅牢。因屬非是。爲塵埃之箱歟。長濶可有三尺。當無如是之大。警察愈思愈奇。遂以足蹴之。不意此一蹴後。而內有發聲曰。願爲我開之。於是警察以箱中發聲。更大驚曰。爾何物耶。箱內卽應曰。若毀箱救我。當出而厚謝。我非怪物也。讀者諸君。試思人人於箱內而投棄於道。安得不謂之奇耶。警察職掌所在。不得置之不顧。遂曰。可。今卽出君。幸少安毋躁。言畢。迴視左右。僅有一商洋房。而無可托之家。警察窘甚。以角燈照視其箱。雖有一小孔而無可開之門。警察遂以口當其孔。言曰。爾係誰耶。余佐木署之警官也。此聲一入箱內。卽應曰。如此則幸甚。余警視廳之都築也。請速毀箱出我。警察聞都築之名。愕然曰。前日自警視廳所派來者。卽君也耶。如是則非小事矣。

速求他人之助。破箱以救君。願稍待。言畢。聞靴聲遠去。俄而偕二男至。以鐵鎚及鑿破箱。都築出一禮於警察。曰。余入箱之事。甚長。細說之。費時過久。今第一急欲問君者。今夜有出航之汽船來。大膽無法之惡漢。恐乘此而去矣。言未已。警察不問何事。卽曰。與君同行一查出航之汽船。於是二人飛往水上警察署。告以此事之原委。警察長卽查船舶出入簿。曰。今日午前有往台灣之興國丸。午後二時有往夏威夷之阿美利加號。而今夜無出航之船。都築聞言大失望。自思只得俟明日再查。卽退水上警察署。而以德律風告警視廳。以出險之由。



冒險小說 美人島

日本鹿島櫻港著

張倫譯

第十一章 一萬圓之寫真

都築偵探見兩姬後。又復被黑衣漢爲睡魔劑所迷。自此釘入箱內及運出於道。均不得而知。待醒時。不知已隔幾小時。幸被佐木署警察所救。得慶再生。否則帝都之老偵探。將被窒息而死矣。

都築初信兩姬今夜出洋之語。及調查船舶。疑其語不實。度仍在市。中或隱於他處。懷中之遺書內。應載其詳。惟此函囑余送至其家者。今不得擅啟其封。因報德律風於兩家。告以兩姬無歸家之意。并托送遺書之事。且謂已因尙須詳細偵探。不得歸京。宜派一人來助。報德律風畢。卽往佐木署。先是此署接都築出現之報。署長卽欲聞其事。已於座中靜待。及見都築。含笑曰。都築君。今得出險。萬幸萬幸。君自受總監命後。因行跡不明。故前日京中又特派警察三名來

查曾於十三番館發見君之木屐。當時疑爲兇漢所迫害。急大索一夜。終不獲。今晨三名已徒手而歸。君到市後。究遇何變。願聞之。都築告以如何觸電。如何受魔。如何遇兩姬。并憤慨陷惡漢之術中而被棄於道。實爲一生之恥辱。署長聞都築之語。大訝惡漢之奇智。曰。此非尋常之惡漢可比。其伎倆必有大過人者。君不及防而落於惡漢之手。亦不足爲恥。惟兩姬謂今夜起程。恐不及。約須明日起程矣。此不可不注意。本署於此點願効微力。都築聞署長語。甚感謝之。無何都築投宿旅舍。精疲力憊。一到卽寢。但耳邊人聲喧雜。終不得寐。原來偵探耳鼓甚銳。一聞人言。卽起注意。此若輩之習慣性。都築初聽此聲。尙不甚異。嗣後愈聽愈奇。遂以耳接壁細聽之。忽隣室之聲漸高。一人曰。平分非常然耶。此非以不費一本之寫真二張。而得一萬元耶。又一人曰。雖不費一本而所得之錢。固明明是錢也。使余當日不告爾。非余一人獨得此巨數耶。今分與爾之數。亦不爲少。而平分未免過甚。終不可。前一人又曰。勿如此固執。平分甚正當。

蓋以一萬元購二張之寫真。非愚者莫爲。而余等獲此大利。實意外之幸。何紛爭爲。都築聞此大喜。意以萬元購寫真之事。曾見於每朝新聞之廣告。此寫真必爲松枝花園兩家之女無疑。倘一查此奴。彼惡漢之本性。當可恍然。自此黑暗之事實而。今見天日矣。且自思以如此不易探之怪事。於無意中得之。豈天不我棄。願雪前恥耶。都築至此。心血上湧。身爲之顫。恐二人急逃去。再以耳接壁重聽之。聞一人出恐嚇之言。一人不獲已讓步。兩者之談判。遂告終。時都築取慎重之態度。不稍動。直俟兩人就寢後。始侵入其室。

第十二章 意外之證人

都築將受難之由。并見兩姬之事。報知松枝花園兩家及警視廳後。圭雄與瀨川早聞之。圭雄擬自往橫濱。探濤子之消息。遂赴花園家。邀瀨川同行。翌朝起程。圭雄乘火車中。對瀨川曰。瀨川先生。彼二人不識究何如矣。依昨夜都築之報。定受誘拐無疑。但不望歸家而僅托送遺書。此一疑問也。以人情度之。被誘

後當切思家。而彼等反泰然自得。何奇耶。圭雄思濤子之動舉。大懷疑意。有不快色。而瀨川亦憂貴志子之前途。兩人相對無言者久之。旋瀨川曰。余思彼二人可怪之點殊多。至橫濱後。問都築及觀遺書。當可判然。最奇者。萬報新聞之探訪員。於橫濱火車站遇見之一事。時彼着之服裝。與觀櫻會之西洋二婦人無異。豈彼等與西洋婦人有何等之關係耶。總之彼等之心事。不得以一事實判斷之。圭雄聞瀨川語。心稍慰。未幾車已着橫濱矣。二人先往佐木署。問都築之行踪。守閤者曰。君等自東京來耶。都築先生纔到。稍待。余入內告之。言次向內去。俄而都築出口曰。前已報德律風於貴府。一切當已深知。惟後又捕一大有關係者。話甚長。願入內告之。於是都築導二人入應接室。都築曰。觀二妹之言。動似無歸意。昨所捕之奴。係淺草區丸木寫真店之夥。曾售二妹之寫真於十番館主新納者。彼等熱於五千圓之利。確認二妹具美人之資格。故復印寫真二張。售與十三番館。時出而受此寫真者。一言語不通之黑漢。自取進後。不久

又出。令書年齡姓名及教育之程度。書畢。即交付鈔票一萬元。彼等以一窮漢忽受此巨利。其愉快不待言。昨夜投宿於余所居旅舍之隣室。因分錢不均。大起衝突。余無意聞及。遂竊入捕之。據斯以觀。此可怪之外國人。其目的何在。雖不可知。而無謀利之意。彰彰明矣。惟自後偵探之法益難。余思彼無他意。僅切望美人。而所募集之寫真中。以二妹爲第一之佳人。故不吝巨資。施種種之手段。迷惑其心。以致生此結果。今尙可資參考者。有二妹之遺書在。讀此當有頭緒可尋。言次。自懷中取出一函。交與兩人之前。謂曰。內有松枝貴志子君一書。君等啟視後。願讀與余聽。蓋可爲偵探之參考也。倘有秘密之家事。則余職務所在。當密守之。於是瀨川取函交圭雄曰。願先啟。內貴志子之書交余可也。圭雄聞滯子有遺書。心緒輾轉。若不欲閱狀。都築因急欲聞其事。遂促之曰。願速啟視之。兩妹今或尙未出發。書中言何。視之可定偵探之方針。圭雄聞言。即啓封時。都築且坐且立。思惡漢之誘拐二妹。果供何用。設如販賣黑人之例。而售

之耶。則寫真費已出萬元。收支斷不足相償。然則果有何目的耶。解此疑問。或於此遺書內發見之歟。

第十三章 怪事業之犧牲

圭雄啓封視之一。係濔子與父花園伯者。一係貴志子給松枝侯者。圭雄以濔子不與其一書。大懷不滿之意。身戰慄不自禁。閱未半。顏色大變。而瀨川急不可忍耐。即欲聞其中之奇。俄而圭雄閱畢。即交瀨川曰。奇事奇事。濔子之性質。與前迥異。何變之易耶。瀨川伸手取之曰。濔子君之書。亦可讀乎。圭雄允之。并謂須與都築君聞之。於是瀨川讀曰。起程在即。未遑詳述。謹將大略情形。爲我親愛之父親母親陳之。兒今企委身於奇異之大事業。渡南洋之一島。前未將此情上告。誠萬死莫贖。但兒自今有優美之外國婦人。其智其學。足爲兒之母友者。兒身可勿煩憂慮矣。俟事業告成。當衣錦而歸。此島人跡所未到之桃源。有製造理想美人之計畫。先已募集世界各國之美人矣。而日本當名譽之選。

者。至今始有兒與松枝家之貴志子也。此美人鄉有女王一。其富與勢力。世界莫敵。兒等送娛樂之生涯於其下。但非得女王之許可。不得出境。今夜迫於出發。忽促上此。望父親母親珍重。兒滯子發自橫濱。此函筆蹟秀麗。且毫不草率。確代表滯子孀之品性者。惟書中所言。實世界之創聞。製造美人已奇矣。而製造美人於南洋之一孤島。集各國之美人而君臨之。豈非奇之又奇耶。且二姬不語於父母。不商於親友。竟以嫋嫋之弱質。而委於妖女之手。愚何甚耶。度妖女有謎人之魔。二姬心醉之而不悟。故渡南洋之孤島。反以爲登極樂之仙境。而不思昭君嫁胡國之悲。尤奇者。滯子謂當名譽之選。似以此爲莫大之榮。豈普通女子之思想耶。且書中不及圭雄一語。豈近於出發而忘之耶。遠渡南洋。雖男子猶當稍躊躇之。而不謂一弱女子竟如是耶。三人見此函後。猜度良久。旋瀨川將此書收入於封。還圭雄曰。觀其文字。實爲妖女所迷。不知貴志子之書。爲如何。今啟視之。不意瀨川啓視貴志子之書後。又大失望。雖一字亦與滯

子之書無殊。度二書依同一之草稿而作者。所異之處。惟封面耳。然則二姬被他人之逼迫而書。亦未可料。於是偵探之法。更無由着手矣。初圭雄讀濤子之書。恨其無情。繼思彼以纖弱之女子。爲妖女所迷。因是憐憫與惡愛之情。同時並起。遂奮然向瀨川曰。瀨川先生。余不責濤子君等之罪。蓋誑彼等者之罪也。余誓單身赴南洋。不搜出彼等不止。言時熱誠現于面。瀨川贊成之。



小冒險 美人島 (續十七號)

鹿島櫻港著

張倫譯

第十四章 世界最新之異聞

因都築偵探之報告。警視廳命搜索神戶長崎等之汽船。而橫濱灣及市內。都築自行偵探。涉數日。終無所見。神戶長崎等之搜索。亦屬徒勞。然進橫濱之東洋丸之船員。略傳消息。彼等自今五六日前。見離海岸二海里許之處。停有一汽船。船體塗以白色。爲何國之船。不得而知。但此樣之船。從未曾見過。當時疑爲新造之軍艦。或海賊所有者。都築聽此。覺與彼等出航之時。日相符。當爲二姬所乘去之船。遂中止偵探而歸東京。水越總監聞此事之顛末。不過慨嘆而已。而松枝候與花園伯除驚憂外。亦束手無策。至是奇異之大事。遂不得要領而終。

松枝侯爵失一愛女。其失膽落望之狀。實與失魂人無稍殊。時夫人之悲傷亦

日甚。誓早亡後。或爲南洋孤島之一鬼。而得與愛女一相見。老夫婦終日作如是癡想。邸內早化爲寂寞淒荒之悲境矣。忽忽光陰。自貴志子失踪後。不覺將近一月。一日瀨川來別邸訪侯。蓋侯自失貴志子以來。住本邸之日少。而住別邸之日多。因愛女朝夕居本邸。不堪追懷故也。瀨川至後。侯爵導入內室。時他客皆謝絕面會。而瀨川爲夫人之姪。又係盡力尋愛女者。故不拒之。瀨川見侯之憂色。知無可以慰之。侯低聲曰。久未見。忙於公事耶。今來甚善。前托外務省代探之事。有覆書來。瀨川曰。實爲此而來。今已獲美國金井公使之覆書。侯聞此。稍帶喜色曰。美人鄉果有之耶。瀨川曰。其說不一。速姑母來一聞如何。侯頷之。呼侍女召夫人來。俄而夫人至。不及與瀨川話寒暄。即側耳聽之。瀨川急取出其覆書。讀曰。南洋有美領。有英領。諸島羅布無數。調查頗費時日。今美國南洋島廳調查之結果。謂美人島聞在非律賓羣島之中。確否不得而知云云。瀨川謂公使之覆書甚糢糊。不足恃。前余曾問各國之知友。今覆書中得一奇聞。

斷非偽造者。謂美人鄉以製造美人爲事業。兩嬖不外供其製造之器械。但生命斷無危險之虞。所遺憾者爲彼等之與異種人結婚耳。自此事之起原言之。話頗長。願耐聽之。瀨川又自袋中取一書。此自歐洲之友寄來者。字細甚。共十餘張。瀨川曰。余以口講之。尙不如讀此爲易解。望細聽余讀。侯爵訝。

第十五章 理想之新產物

瀨川謂友人醫學士名勝間者。居德國多年。數年前曾見某新聞。載有一奇聞。似與此事有關。因寄書告我。茲特述之。亦足備一參考也。自今五十年前。俄國莫斯科有名泥國富者。家貲擁一億萬以上。俄國無二人富豪。此翁最嗜科學。且富好奇心。集世界之科學者。給以相當之俸。令從事各種專門之研究。而以新發明爲唯一之目的。自此研究多年。新發明者亦不少。惟皆以爲平凡而無足以驚動世界。遂與各科學者相謀。計畫一自古未有之大事。經種種研究之結果。以製造美人爲最新最奇之事。原來泥國富素崇拜達爾文之自然淘汰

說者。因是對於家畜野鳥。行種種之實驗。選其種族中之最大最美者。而令與交尾。其成蹟頗良。終欲以是法行於人間。故有製造美人之企畫。

氏以是法行於人間也非易。頗苦心經營之。第一所難者。顏色拔萃之美人。與俊秀之青年是已。然氏之女。其容姿與智識。足爲美人之模範。因是欲以己女供大事業之試驗。求婚於歐洲諸國。凡具容姿美麗。體格強健。才智卓越之。三資格者。不問門第。皆得爲其婿。自此廣告載於新聞後。每日必有應募之。美男訪問者四五人。或容姿美而體格劣。或容姿體格皆優而智識缺乏。二三年來。無一合格者。最後有法國人名慮斯爾者。試驗及第。遂與富豪之美女結婚。鴛鴦對舞。海燕雙棲。不知羨殺幾多之青年少女也。

結婚未二載。即舉一完全之美女。時泥國富喜甚。愛如掌珠。命名曰花神。一日新夫婦。無端爲落第之美男所謀殺。泥國富大傷之。蓋失一愛女。猶可。而失事業之基礎。直令人短氣也。幸兩人所生之女猶存。聊以自慰。遂注意於此女之

養育。冀供第二之試驗。但此女尙幼。收効猶遠。因是更求附近諸州。及歐洲各國之美人。終得數十人。同時又得多數之美男。遂着手於美人製造之事業。氏之所最苦心者。美男美女之婚配也。其方法以眼眸大而。有光澤者之美男。配眼眸大而冷且潤者之美女。又頤邊有笑窩之美女。配喜笑而具多趣味者之美男。事未數年。共產美女。達五十人以上。其容姿比兩親更發揮其特質。然此事被阻害者屢。蓋落第之男或女。往往嫉妬之餘。出慘酷之手段。加害於新夫婦。惟泥國富欲排萬難而繼續之。因思製造於無人島之外。實無他法。遂費數百萬圓之巨金。而獲一無人島。

光陰如矢。花神忽忽已達十七妙齡矣。修眉媚眼。臉猶朝霞。真天仙也。且感化於祖父之精神。有一種之勇氣。而祖父尙以爲缺精神之修養。遂招聘聖彼得堡教授數人。令共起居而教以百般之學問。此女嗜科學。未幾成有名之學者矣。泥國富既探獲一秘密之仙境。遂造堅如軍艦之大汽船三隻。載以財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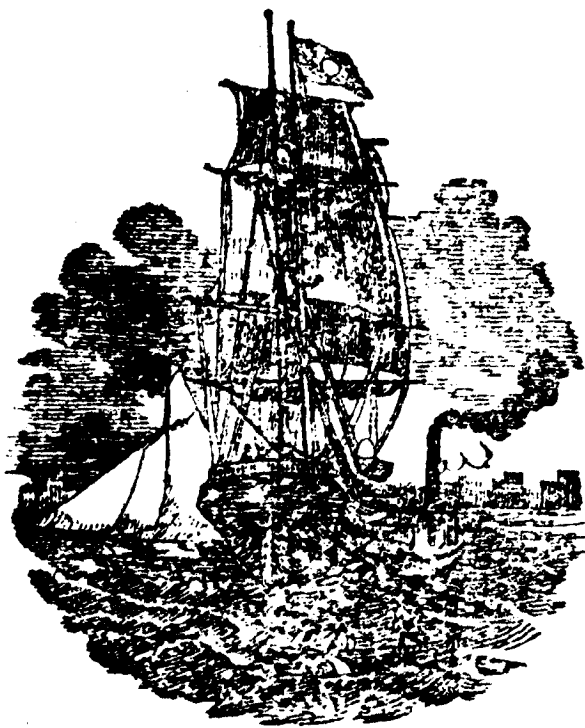
人而遠渡重洋。剩一部分之人及財於鄉。今送安樂之生涯。當此舉出時。歐洲大震動。爾來踪跡杳然。不知富豪之去向矣。

第十六章 婚約

美人製造家泥國富携多數之美人去後。杳然無消息者久矣。三隻之大汽船。遂漂搖海上。長此以終耶。則泥氏抱絕大之希望。當不若是之愚也。然則彼等必上陸於海上之孤島無疑。島莫多於南洋。而彼等應不能外此。雖然。無好事者一探其行跡。泥國富之名。久已忘之矣。今君來詢美人鄉。余思與此事有關。花神約可二十四五。當爲美人鄉之女亡歟。以上皆勝間醫學士之來書。而瀨川所報告者。松枝侯夫妻聽之。益不可解。以爲此小說上之奇談。而不謂有此事實耶。移時瀨川曰。貴志子君等書中所記之美人鄉。並非一時惑偵探之手。段南洋之一島。必有所謂美人鄉者。誘二君之意。約爲加入日本美人而爲世界美人之一團。故二君安全渡島。爲極樂境之一人。當可無慮。但明其所在後。

不得以無生命之憂而置之不顧。前圭雄曾與余言擬單身探險南洋，誓不尋出彼等不止。蓋濬子君彼未來之妻，故其奮發亦無足怪。余與圭雄頗親切，且余輩聽此亦不得袖手。今願與圭雄同行一尋貴志子君，未悉尊意若何也。侯聞愛女尚在，已稍悅。再有濬川之決心，其喜不言而喻。侯曰：爾言甚善。余已年老，爾姑亦然。今既失貴志，有何生趣？爾能尋出貴志，雖蕩盡財產亦不吝。若貴子得安全歸家，不問其志願如何，余誓配爾也。侯爵感於濬川之義勇，言時涕淚交下。時子夫人亦感甚。旋曰：此事全恃爾力，一切費用盡出於余。爾即不思貴志，亦當憐爾姑也。當侯爵啟齒時，濬川已知侯爵之意，及侯爵明許貴志子爲妻，濬川多年所蓄之戀愛與勇氣並發。今不特出於義俠心，且關於一身之問題，即尋未來之愛妻是也。如是雖被南洋蠻人種所啖，亦所不惜。乃喜曰：余誓必尋出貴志子君，願靜待余等之歸音。侯爵夫妻喜不自勝。俄而侯爵曰：然則何時出發耶？濬川曰：本可卽日出發，但此去後何時得歸不可料。旅行之豫

備。須一二月。圭雄與余同行。家中諒可速許。然不論如何。總以速爲是。侯爵深思良久曰。須半年可巡廻南洋。今與郵船會社相商。購汽船一隻。如是可餘裕巡邏矣。瀨川曰。購一氣船。則無此便宜矣。今尙須與圭雄一商。即此告辭。



冒險小說 美人島

鹿島櫻港著

張倫譯

第十七章 新探險船

瀨川辭出松枝侯爵邸後。徑赴神月公爵邸。圭雄導入室曰。先生歸後。余即將南洋探險之事告父。驟得其許可。母親初稍遲疑。後獲父之勸告。亦無異議。瀨川先生倫同行。則尤幸。未諳松枝侯爵之意見如何。時圭雄以瀨川爲傳中止之消息而來。故有此問。瀨川曰。余亦得滿足之結果。且救貴志子之義務。同於君之救滯子也。圭雄不解其意。曰。何謂也。瀨川曰。今不瞞君。余自來戀愛貴志子之情。實不劣於君之於滯子。故余因不得貴志子。即抱無妻主義。今侯爵因余與君有探險南洋之舉。感於義俠。許以貴志子爲妻。自後余即粉碎一身。亦無所恨矣。因報此事於君。且一商出關之豫備。故特來此。圭雄聞之。大喜。瀨川更告以松枝侯供給漁船之意。圭雄感甚。俄而瀨川曰。如此快遊。須以速爲妙。

不可爲他事所阻。松枝侯爵亦望早出。蓋余等遲一日起程。彼等遲一日不安也。時瀨川熱心忽增。圭雄性亦急。遂相約以最遲不過半月爲度。圭雄曰。家父與家母言。欲與先生一謀面。蓋起程在即。自後不知何時可相見也。見時望善爲我言之。瀨川曰。乞勿慮。於是圭雄入內導公爵夫婦來。公爵夫婦謂圭雄年幼。一切須托先生照顧。瀨川答以無危險之虞。事事總期踏實而行。移時更談商出關之預備。公爵家本富。費用亦不惜。故凡事皆托瀨川料理。公爵夫人愛子特甚。更再三懇托。瀨川一一答之。時已入夜。瀨川從圭雄之請。宿於公爵家。翌日爲備探險之旅具。奔走四方。入夜。松枝侯爵遣使來召。瀨川赴侯爵邸。侯爵喜而言曰。瀨川船事已詢過郵船會社。今獲其覆信。謂有一新購之船。船員皆選其有經驗而熟於南洋之航路者。船長名干谷真澄。熟於南洋之地理。如是汽船事已妥當矣。又水越總監薦都筑偵探同行。謂彼於此事最有關係。倘同行。不無便利之處。瀨川曰。上陸於孤島。不可無護衛之人物。今既有都筑同行。

甚善。於是侯爵卽以此意告知總監。侯爵因出於愛女之熱心。故事事備極周到。俄而瀨川告以自今晨與圭雄豫備旅裝之事。侯爵卽取出鈔票曰。出關時旅裝須購齊。今已自銀行取出一萬圓。應時而用可也。倘不足。儘可言。瀨川謝受之。

第十八章 決死之壯圖

松枝神月花園三家合力豫備。所費頗鉅。未半月旅裝皆齊備。探險船名三吉。係郵船會社新自外國購入者。有二千噸。甚堅牢。船長名千谷真澄。有熟通南洋之日。時五日十五日。自兩姬隱後。適值一月。探險隊決定於此日自神戶出航。

此舉本無可發表於世間。故竭力秘密之。但消息靈通之新聞。早已書『美人鄉探險記』『貴族之壯舉』等之標題而盛鼓吹之矣。且某新聞社欲報旅行記於世。擬遣特派員同往。而三家不願令知於世。遂謝絕之。然此事已喧騰

人口傳爲佳話矣。

同行者除神月圭雄瀨川義禮及都筑偵探外。尚有田宮健藏者。係圭雄之拳師。特受公爵之命而從事護衛。當出東京時。三家之親友及有一面之緣者。皆出送至新橋停車場。松枝候神月公花園伯亦各携夫人至焉。各新聞社員。因報是等之盛況。亦徘徊於人山人海之中。且以好奇心而觀探險隊之出關者。亦不尠。

瀛車將發。有口祝健康者。有舞帽表敬意者。瀨川與圭雄於車窗內。一一答之。俄而汽笛一聲。而車影杳然矣。此行與普通旅行稍殊。蓋欲渡蠻人棲息之孤島。採美人之所在。其後不知經幾何之危險。而始得偕二姬而歸。故當時二人之心中。萬分悲傷。

圭雄乘瀛車中。無聊甚。翻世界地圖。與瀨川指認南洋諸島。以自娛。諸島星羅棋布。不可計數。美人鄉果在何島。而二姬果尙生存否耶。且今當梅雨之際。風

浪險惡。余輩果能達此島耶。時二人之心。輾轉不自安。翌日汽車抵神戶。三吉號之船長千谷真澄與高崎事務長均在停車場久待。圭雄及瀨川與千谷船長初謀面。略叙寒暄畢。千谷船長曰。此番之旅行頗有趣味。近地之人非常稱譽。昨日新聞社員曾來船訪問。將航海之豫備等記載而歸。已登上今日之新聞。余服船事久。未有遇如此之壯舉。惟余性粗暴。有不周處。願指教。瀨川曰。余曾有航海之經驗。而圭雄君等皆初次出洋。且南洋之地理尤不熟。嗣後乞一指示勿却。圭雄亦懇托之。船長曰。出關在明日。今日即上船否。瀨川曰。今夜上船。未上船時。尙擬在此開一別宴。願船員上降臨宴爲幸。於是瀨川等與船員。上諏訪山。開宴於旗亭內。至黃昏盡歡而散。入夜各告別日本之地。上三吉號。時登甲板而望神戶市街。恍包電光中。景色奪目。懷人之鬱積爲之舒。

第十九章 新消息

三吉號自神戶出港後。約行一月。着非律賓羣島。時瀨川手望遠鏡。頻眺陸上。

千谷船長自後叩其肩而戲之曰。瀨川何望。美人鄉之美人。已遇日耶。瀨川回顧曰。初見南洋之島影。覺十分奇異。惟遠眺未能明視爲憾。余等自出發航後。幸托福庇。風平浪靜。無遇危險。但自此實行探險。恐不易耳。船長笑曰。真探險在上陸之後。上此島後。遇美人亦未可知。願君一行。此島名篤利加。羣島中之政廳駐在地。去一探甚便。瀨川聞船長之言喜曰。然。去政廳一問。美人鄉之事。或得新消息。未可知也。宜速上陸。船長即下小艇。瀨川邀圭雄同行。餘皆留船。俄而二人着島。赴政廳告以來意。長官聞自日本遠來之旅客。即出見。瀨川語以渡航南洋之目的。并問羣島中果有美人鄉否。船長大驚曰。何謂也。余初聞此。君聞自誰。瀨川語其鄉之由來。長官側首微語曰。美人鄉。美人鄉。移時拍手曰。前年曾聞美男鄉之事。但非美人鄉也。君或誤聽歟。瀨川益奇之。所謂美男鄉者。又在何處耶。實從未聞。驚曰。美男鄉之起原。閣下知之否。長官曰。余亦聞自人言。實未親見。有謂在此島之南。約百海里之處。名加那利亞島者。其目的

在集世界之美男爲理想之生活。且事事皆好法國風。瀨川思美人鄉與美男鄉均在南洋。何相湊之巧。世果有如是之奇事耶。問曰。此鄉起於何時。曾聞及否。長官沈吟許久曰。余聞此距今七八年前。此鄉之起原。雖未詳悉。約十餘年前歟。長官之語盡此。瀨川謝而出。途中圭雄曰。美人鄉以外。尙有美男鄉。節外生枝。益難探矣。二人雜談無幾。歸本船。千谷船長已久待問曰。已明美人鄉所在否。瀨川告以與政廳長官面會之顛末曰。事益奇矣。彼云不知美人鄉。僅知美男鄉。此美男鄉在加那利亞。船長知此島未。船長曰。島名早聞之。而未嘗寄港。此島爲有美男鄉事更妙矣。總之。倘真有此事。自此去一探。亦未始不可。况美男鄉與美人鄉。或暗中聯絡。未可知也。瀨川頷之曰。余亦作如是思。願速開此船一行。千谷船長允之。卽展海圖。查航海之方向。俄而船轉南方。向加那利亞島進行。經六日。見二海里之處。有一島。千谷船長呼瀨川指而謂之曰。瀨川君。加那利亞島已見。彼卽島影也。於是瀨川與圭雄取望遠鏡眺之。見海中之

一島。面積甚小。時到美男鄉。須一小時。二人恨不一躍登之。

第二十章 美男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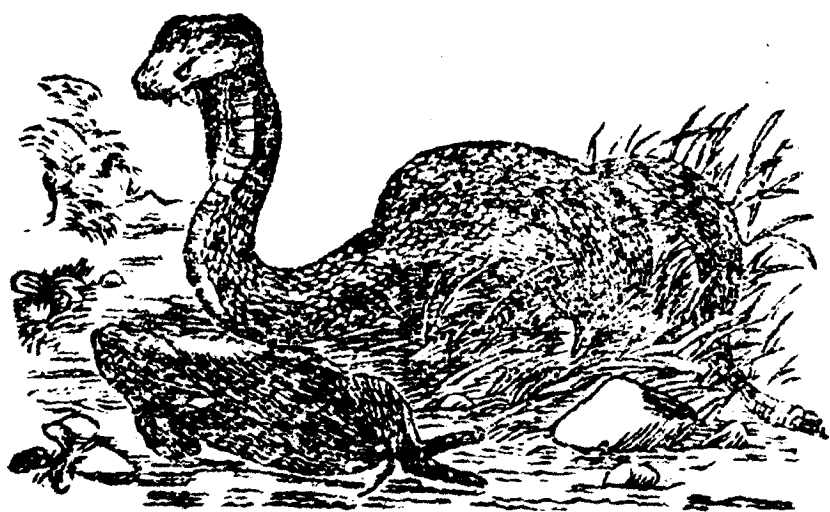
無何。三吉號已着加那利亞島之正面。探險隊員悉上甲板。望島之全形。東西不出五十里。熱帶之植物。綠陰蔽天。綺麗可掬。惟人跡杳然。一見與無人島無異。圭雄向瀨川曰。似無人棲居者。安有所謂美男鄉耶。瀨川亦奇之。既乃曰。或在島之深處。未可知。余一叩千谷船長之意。言次。適船長出。瀨川曰。千谷船長。此確係加那利亞島耶。船長頷之曰。誠然。此島因平時無所用。故南洋航路之船。無寄港者。地圖上名那崗。孤立於海中。故無誤認之理。後惟君等如何上陸。不可不一思之。瀨川向圭雄曰。此番恐遇不測之危。宜與都築及田宮偕行。都築聞之。憂曰。瀨川君。所謂美男鄉者。果無食人之蠻族居住耶。願君與圭雄勿行。讓余與田宮君先一試。而確安全也。田宮亦贊成之。曰。如都築君言。余與都築君先登可。言次。船長大呼曰。小船小船。自島中之港內來。於是船中人皆驚。

之。聚於向島之右舷而望。見有一小船指此船而進。船中居何物。雖不知。而近此視小船後。當可察島內事情之一班。故隊員皆待此小船之來。俄而小船着舷腹。自船上俯視之。見有二黑人乘之。口中不知作何語。且示手勢。一見而知爲無加害之意。千谷船長向瀨川曰。觀彼之言動。似問來此何爲者。總之此島之有人居住。可決矣。

後小船之黑人。悟言語不通。僅以手指島。有招人之意。瀨川曰。圭雄君視此可無危險。余等整武裝以備萬一而上陸乎。圭雄贊成之。都筑田宮各持手槍。下小艇乘之。黑人之小船已先行。小艇尾其後。未幾見有弓形之小灣。小船沿其岸而進。無何又見一河口。黑人返顧。以手招之。進河口約三里。黑人將小船繫岸。先上陸引導之。時都筑等見無危險。亦將小艇倚岸。都筑田宮先躍登。瀨川與圭雄尾之。

登岸約半里。彎入右手小山間之小路。見有二三之家屋。細視之。非土人所居

者。確係文明之建築式。探險隊員始安心。以爲即所謂美男鄉是也。自此進行約二里許。見有大家屋。其建築式。必非南洋之孤島所有者。居於其內之人物。諒必紅顏之美少年。時怪川與圭雄危險之心失。而好奇之心生。故不覺其足之捷。移時至其門。黑人排扉而入。不久又出。導入內。其內不見一物。無何登樓。黑人開扉。以手指之。有示入意。怪川等恐遇不測。躊躇未進。但此時不得退。乃決心入室。黑人自外鎖扉而去。



冒險小說 美人島

(續二十號)

鹿島櫻港著

張倫譯

第二十一章 老紳士

四人入室後。一視之下。不覺大驚。其美麗之裝飾。實出人意料。窗帷色如綠波。絨氈若青草。一見而知爲歐洲人所居住者。正西懸以名手之油畫。一美人一美丈夫也。此等陳設。雖神日公爵家之應接室。不是過。瀨川顧圭雄曰。視此裝飾。其主人果何人耶。卽欲造理想之美男鄉。亦何必如是之奢侈。以余度之。實含有特殊之性質在。圭雄長於門閥。素諳鋪裝飾法。至此亦驚曰。誠華美也。尤奇者。皆歐洲之流行物耳。時都筑亦嘖嘖嘆美。俄頃謂瀨川曰。黑人乃閉鎖余等而去耶。瀨川曰。否。決無險遇。此非所謂安全之美男鄉歟。言時。顧所持之手鎗。謂曰。噫。余等持武器而立。已失紳士禮。曷置於室隅而坐歟。圭雄等聞瀨川

言有理。皆遵之。移時聞室外有足音。瀨川之胸中。以爲必美男子出現。且必爲美男鄉之主人。一完全無缺之丈夫也。俄頃聞咳嗽聲。不意排扉而入者。一七十餘歲之老翁。白髮長垂。品位似不卑。見面後。行一禮坐下。瀨川等皆大訝。相對寂然。時都筑見一老紳士。始安心。老紳士細視許久。徐曰。諸君皆日本人乎。此意外之遠客來。甚善。其言係英語。瀨川與圭雄皆曉之。老紳士繼語曰。諸君特來此孤島者。已知美男鄉之事耶。瀨川等默不一語。眼視圭雄。圭雄曰。誠如長者言。老紳士微笑曰。然則不得不一談美男之資格。據余所見二人。係從者耶。瀨川已悟老紳士誤余等爲來入美男鄉者。思良久曰。然所謂美男之資格如何。老紳士熟視瀨川與圭雄。喜曰。君等二人。容貌身體皆合格。惟美男鄉之規約。須極守秘密。而君等所乘來之船。係君等自有之耶。抑便船耶。瀨川思答便船爲宜。乃答以便船。於是老紳士沈思良久。更問曰。美男鄉之事。聞自何人。度非漫然而來。但旣來此。嗣後雖欲急歸。亦無便船。故此四五日內。須熟思之。

免貽後悔。來船令暫待。瀨川欲聞美男鄉之規約。及美人鄉之事。乃與圭雄密商。遂決如老人言答之。然後使都筑與田宮歸船。報此事於于谷船長。時都筑知無不測之遇。乃持手鎗四柄出美人鄉。以小艇渡至三吉號。

第二十二章 秘密目的

命都筑田宮歸船後。瀨川等二人與老紳士樂談。漸覺老紳士非尋常之人物。必有多趣之經歷者。俄頃瀨川問曰。恕失禮。據菲律賓島廳之長官言。長者係法籍。但余未信。長者究屬何國人。老紳士笑曰。此外間之風說也。余之理想。因欲集世界各國男子之美質。而造完全無缺之丈夫。故不願言自己之生國。謂余法人也可。謂余英人也亦可。言時頗不悅。瀨川更問曰。長者之理想甚趣。世傳有俄國之富豪泥國富者。與長者抱同一之希望。而欲造美人鄉。長者已聞之歟。老紳士搖首曰。否。未識其人。并不知有美人鄉之事。世界廣遠。抱同一之理想者固多也。瀨川聞老紳士不識美人鄉之言。大失望。但言辭間頗可疑。擬

俟他日有機會。更問之也。俄而老紳士就美男鄉之組織而言曰。君爲亞細亞之美男。拙者所承認也。此美男鄉中。支那人亦有一二在。惟世界新興國之日。本尙無一人。今適君等突然而來。實不勝怵舞。然既入此鄉之後。不得卽去。故須熟思之。今稍述美男鄉之組織。以便君等決行止也。言次。將椅子移近二人。曰。美男鄉者。余獨力所管轄之理想鄉。此鄉中之人。皆余之子。而呼余爲父者。故不設嚴密之法律。至今受制裁者。尙無一人也。惟余之希望。入此鄉後。第一須忘本國。與新生此鄉者無異。并須服余之命令。其命令維何。俟君等決心後。再告可也。瀨川曰。與此友相商後。再定行止。今欲問長者。此美男鄉居有幾人。且至今未遇一人。豈別居他處歟。老紳士曰。人數可不必言。彼等居於後屋。其中有專門教師。并有娛樂場。種種設備。略稱完全。俟君等決心入此鄉後。可領見之。今請君等暫居一客室。言次。老紳士先行導二人過長廊。俄而彎入一室內。老紳士立於扉前曰。余有要公。俟晚間再談。招呼一切。已囑領君等來之黑

奴任之。有事可隨意鳴叫。人鈴也。言訖。鎖扉而去。瀨川與圭雄恍入夢中。相對默然。俄頃圭雄曰。瀨川先生。此果何地耶。壯大之家屋。而有絕海之孤島。卽桃源亦不足比。惟未識此老果誰耳。圭雄四顧。見室間鋪陳極合式。桌上置一文房具。書架中積有西洋書數種。實綺麗不可言。時瀨川亦奇曰。圭雄君。此老不識是何人物。以年齡度之。或非泥國富。但余意美人鄉。與美男鄉各居一處。而互相聯絡者。况此美男鄉之組織法。與美男鄉酷似。故須徐徐探之。圭雄君言甚是。惟有不得不躊躇者。第一漁船之善後。第二都筑田宮之處置。第三入美男鄉之問題是也。瀨川曰。可勿慮。漁船可暫令留此島之附近。以便密通消息。都筑須囑其潛於島內。以觀動靜。入美男鄉之事。明日卽應答老人也。圭雄聞言允之。

第二十三章 理想之生活

當夜老紳士來密談良久。聞其所言。學問頗博。殊富科學之趣味。於是益疑其

爲泥國富。

翌日瀨川等擬以決心入美男鄉之事。確答老紳士。時老紳士因晤瀨川等數次。已略知彼等之學問知識。必非俗物。故又來促其入鄉。瀨川恐一遲疑。俾招老紳士之惑。卽速答曰。余等二人。昨夜熟思之結果。願終身在此美男鄉。從長者之命令。老紳士聞言。笑曰。君等旣願在此。余亦深喜。但余之希望。不可不爲君等言之。以便君等定方針也。瀨川曰。願聞命。此鄉之規約。決不敢背。老紳士聞言。畧安心曰。此事旣決。可命船返。欲別偕來之從者。須速去一談。然後美男鄉之情形。可悉告。瀨川卽諾之。老紳士呼黑人命豫備小船。并謂二人曰。往瀛船後。不得久滯。因急欲令君等見諸子也。二人聞命後。卽出家。乘黑人之小船。俄頃到三吉號。千谷船長下舷梯。近二人曰。君等真大膽之好男。美男鄉之事。已探知未。瀨川告以昨夜以來之顛末。且語以偵探美人鄉。不得不留美男鄉之故。并托都筑田宮爲備萬一之危。匿於島內。千谷船長初甚危之。後瀨川再

三申明。漸安心。因是約都筑當護衛之職。時二人思老紳士待歸不得久留。卽告別歸島。老紳士近於門前曰。歸頗速。果不負余命。今紹介君等見諸子歟。言次。導二人入右手之大屋。二人驚其宏壯。知規模非小。無何。經過廊下。見有一室。老紳士排扉謂曰。請入內。此室乃美男鄉之俱樂部。君等自今日後。有共此娛樂之權利矣。且言且進。二人尾之。室廣有數十丈。備有洋樂風琴等。且有突球台。凡娛樂之機關。無一不具。時此室內。共有十二三人。瀨川細視之。果不失白人中之美男。軀幹顏色。均無缺點。年約自十五六至三十許。服裝皆歐洲流行物。不似棲此孤島者。時瀨川等二人。爲海風所吹。面容頗悴懣。衣服亦不甚麗。兩相比校。大愧遜色。老紳士紹介二人於衆前曰。諸君。此二君遙自日本來投美男鄉者。我美男鄉。有此遠客。余所深喜。願諸君善待之。老紳士言訖。美男集於左右。皆來求握手。老紳士又向二人曰。願去別室。一告美人鄉秘密之事。及余之理想。言次。出過廊下。彎入一閑靜之室。此室與昨日所見之應接室無

稍殊。懸有美人及美丈夫之大油畫。瀨川思此畫之二人。必與美男鄉有關者。

第二十四章 美男美女婚配之特約

無何老紳士細視二人之顏。徐曰。昨日豈非謂此美男鄉集完全之美男爲目的乎。實不僅此也。蓋欲造美男。不可不求容姿智識具足之美人。因是聯絡一美人鄉。其特約送美男於美人鄉。請女王鑒定後。完其婚配。且我鄉專集美男。令修養其精神。然後輸與美人鄉。君等既來此。亦當照此辦法。惟未識已有妻否。瀨川聞此心大喜。以渡美人鄉之機會。不可失。遂答以無妻。老紳士稍安心。曰。更欲問者。赴美人鄉後結婚之事。能從女王之命令否。二人思此乃終身大事。不得不稍躊躇。且強迫結婚。良心所未許。且強令我等與他婦人結婚。則貴志子及濔子。亦必強令與異人種結婚。時二人愈思愈惱。或爲時已遲。彼等吞聲忍淚而嫁作他人婦。亦未可計。思至此。心緒轉轆。悲不自禁。圭雄誓濔子以外。不與異種人結婚。欲決心對老人言。瀨川覺之。急引其袖。示不可狀。圭雄無

已默不言。瀨川曰：余等之身體已托付長者，長者之命令應不得背，卽就結婚而言，亦誓無異議。老紳士聞言大慰曰：然則願修養精神以待。瀨川思乘此機，一問美人鄉之所在曰：今所謂美人鄉究在何處耶？老紳士默然有問曰：時至自明，今可不必顧問。瀨川無已，付之一嘆。

嗣後二人漸與他人交際，偶亦談及美人鄉，無一人知其所在者。所謂美男之修養，除學英法德俄文字，專養成智識外，無他事。蓋學各國文後，婚配無論何國婦人，可無不自由之窒礙也。

瀨川等經二三月後，漸曉美男鄉之事。至美人鄉，仍依然未喻。時與都筑偵探已通信三四次，如兩姬之婚否及結婚之強迫等，都筑亦早爲瀨川等憂之。時光易過，渡島後已三月餘。一日，老紳士特遣使來喚二人往別室，二人隨使去。後進室見老紳士適伏機整書，聞二人來，急回顧曰：再經二三日，美人鄉應遣船來迎。君等往彼處後，願體余之苦心，遵女王之命。二人聞二三日後，卽須往

美人鄉喜不自勝。瀨川含笑曰。如是去美人鄉之日益近。望即告此島之名。并女王爲誰。老紳士曰。美人鄉今來有二日本美人。合君等適成四日本人矣。老紳士所答。非瀨川所問。二人聞此。驚喜交集。

第二十五章 美人船

老紳士既云美人鄉有二日本美人。此二日本美人。必爲貴志子與濤子無疑。瀨川曰喜。此二日本美人已婚配否。老紳士曰。今女王選擇中。君等此去。或爲候補者。未可料也。二人聞言。急欲渡美人鄉。圭雄卽問曰。來迎之船。何日可到。老紳士答曰。據無線電報言。昨日已開船。故極遲後日當可到。二人聞兩島間用無線電報。大驚。俄而二人歸已室。急書與上吉號之信。其文意謂渡美人島在卽。若有不常見之船到此。余等二人即乘其中。須隨其行。船泊處即美人島。是也。到美人島後。須取臨機應變之法。入夜。瀨川出園與都筑秘談。於暗闇中。并托交一書與千谷船長。都筑憂曰。三吉號已有十日許不見。約迴航他處矣。

倘此二日中卽歸。則幸矣。瀨川驚疑許久。曰。倘其時已歸。君亦須偕乘來。時已深更。瀨川辭別歸室。

翌日。船未來。一日三秋。不堪久待。直至第二日午後。黑人來報入船之由。於老紳士。瀨川圭雄及他五六人。皆召於老紳士。受告別之訓。俄頃。上小船。老紳士送至埠頭。瀨川坐於船內。思三吉號之事。頗不安。船行約一里。出河口。見有一白色之大汽船。吐烟而待。思此白色之汽船。當兩姬隱時。郵船會船之某汽船。曾會於海上者。且卽爲泥國富所造三大汽船之一。今自乘此船而爲美人鄉之婿。非奇緣歟。正凝思間。小船已倚白色船。瀨川等同行八人。皆上甲板。見船員皆婦人。益奇之。

入船室後。船員怪新婿中有二人黃色之美男。屢視之。時瀨川以不見三吉號之船影。頗憂無何。白色之怪船。向南進行。

當開食堂時。瀨川與圭雄皆列席。一見船長。大驚。蓋一美婦人也。婦人爲船長。

從未有聞。思此船僅用於美人鄉者。故特用有此種技能之婦人。時見船長。除使喚外。不多與船員言。因是二人在船中。未有探兩姬消息之機會。惟切望早到美人島。自此進行五晝夜。至第六日之朝。到一東西無雲影之孤島。即美人鄉。是。世界各國之美人。恍若列於目前。同行八人。無不驚嘆。時島中見有一小船出。船頭坐一美人。無何。近瀛船。瀨川等即換乘之。時踏美人鄉之土。僅數分鐘。



小冒險 美人島

(已完)

鹿島櫻港著

張倫譯

第二十六章 女王

小船到美人島之岸。船中人皆上陸。時有馬車數輛渡棧橋來。此絕海之孤島而有馬車。同行者無不奇之。

又此馬車之御者。頭戴羽帽。其羽爲南洋極樂島所特產者。身服桃紅色衣及青色裙。真翩翩之仙女。每輛中乘有一人。

美人爲御者。雖巴黎之繁華亦未之見。衆皆驚疑時。瀨川思此種服裝之女。曾見於侯爵邸觀櫻會。彼時僅有二人。而今數人皆如是。益不可解。

無何。御者下車相迎。瀨川與圭雄同乘一車。一路綠林花野。宛然如繪。約行一里。入一小市街。洋屋並列。似美人鄉之首都。路側立有多數之美人出迎新婚。

者。時圭雄面盡頰。蓋羞之也。少間。馬車進一大洋房內。

瀨川與圭雄下車後。早注意於貴志子及濤子。然卒未之見。瀨川等疑兩姬或已婚配他適。心頗騷。俄頃入休憩室。其房屋之壯麗。不讓美男鄉。實可謂盡美盡善。時美人鵠立於兩側。若有歡迎意。未幾一美人出曰。女王欲傳見。君等可偕余來。於是八人隨之。轉長廊數回。進一大屋內。見正面椅上。坐有一神聖不可犯之美人。胸襟皆飾以金剛石。燦爛奪目。白裳如雪。眉目間若可愛而有威。其崇高之姿。言語不可喻。實天上之美神。見八人進內。即起身含笑曰。新婿來鄉。妾甚喜。願長樂此愉快之生涯。圖理想鄉之發達。八人聞此美妙之音。皆若醉若昏。俄而女王撐慧眼。鑑別各人。至末見瀨川與圭雄曰。大日本國之美男。不遠數千里而來。妾尤所深願也。言時已伸如玉之纖手。與瀨川等握手。時二人一意思貴志子濤子之事。雖受女王特別之歡待。亦不覺。女王又曰。君等請坐。妾已待日本之紳士久矣。如神之女王。出此親切之言。旁人無不艷羨瀨川。

等之幸福。惟瀨川等毫無喜色。冷然默視。女王仍無不悅之色。曰。君等未來前。妾已與日本二妹爲友。日本人之性質。妾非常愛之。圭雄乘此機卽問曰。日本女人居此鄉之事。余等自美男鄉出發之際。已聞自老紳士。但未識此二人果何等人耶。瀨川亦在傍繼曰。絕海之孤島中。聞有同國人。急欲一晤。若蒙允。則心感萬萬矣。女王即允曰。此二人。妾以妹視之。故甚願紹介於君等。今即傳此二人來。女王言畢。遣使招兩姬。

第二十七章 日本代表之兩美人

俄頃兩姬伴一白人來。身著褐色之服。頭飾白羽。與黑髮相映。面白如雪。亦不讓白人。瀨川與圭雄見之。覺比在日本時更美。得意之色。溢於面。兩姬徐與女王相並而坐。

兩人見兩姬時。呆然注視。若魂已離體。傍人以爲白人中見有同人種者。故爲之驚奇。時兩姬仍毫不變色。瀨川覺兩孃之膽力。非男子所能及。心中頗敬服。

之。圭雄亦大訝。專注視兩姬之顏。

時女王未知兩人心事。向兩姬曰。與爾等同國之二紳士。已來此鄉。實我鄉之光榮。彼云欲晤爾等。故來召。兩姬起立對瀨川等二人曰。來此甚善。望自後有不周之處。常賜教爲幸。此簡短之言。不過一應酬套語。毫無親切之意。時瀨川驚其膽力。而圭雄大怒。以爲在女王前。雖不能明言。亦不妨稍示感謝之態度。事竟泛泛然。似不相識。何無情至是。

瀨川思傍人不通日語。乃曰。貴志子君。濤子君。備嘗辛苦矣。今得會於孤島。真何因緣耶。兩姬若不聞。依然不稍動。瀨川疑兩姬故意爲此。亦只得聽之。

有間。女王起立曰。諸君已疲憊。可去休憩矣。又徐謂兩姬曰。妾欲與爾等二人一談。言訖。左右各握兩姬之手。去他室。瀨川與圭雄驚疑交感。然亦無策。退歸已室後。圭雄曰。瀨川先生。濤子君冷淡之態度。實可驚也。瀨川傾首曰。然。貴志子之態度。亦與前迥殊。真難了解。二人互怪情人之冷靜。頗不悅。俄而瀨川向

圭雄曰。兩姬固可怪。但女王果何物耶。美男鄉之應接室及他室。皆懸有美人之油畫。女王酷似之。圭雄搔首曰。然。然。余尙記及。瀨川又曰。余之臆斷。確否不得而知。彼老紳士即俄國大富豪泥國富。而先刻之女王。即其孫女花神歟。油畫之美人爲女王之母。男子即其父也。圭雄聞此。斷定頗然之。

第二十八章 偵探之上陸

瀨川擬將探險之苦況。及兩家懸念之情形。詳告兩姬。無如不悉兩姬之居室。且無晤面之機。因是與圭雄愁嘆。閑度一日。

翌日。晝間無事。及晚聞女王來共餐。於是瀨川等換衣會服。入食堂。此室裝飾最凝意。時女王座之左右。貴志子與滯子居焉。女王早設瀨川等二人之席於近傍。此席視兩姬最適。兩姬見瀨川等二人後。仍佯若不知。瀨川等益奇之。俄而珍味佳肴。羅列滿席。宴畢。皆入喫烟室。瀨川乘隙以鉛筆書短文於小紙曰。貴志子君及滯子君鑒。余等受貴府之托。不顧身命而來。故急欲與君等一談。

不識尊意若何。乞即覆。末書瀨川圭雄上。瀨川將此紙握於掌中。時貴志子傍適無人。瀨川遂將此紙令握於手。注視共顧。不意貴志子非但不一視。輒擲之於地。於是澤子從傍拾起。圭雄大注意之。澤子亦不視。將此撕碎仍擲於原處。瀨川等二人大怪兩姬之舉動。意兩姬醉於美人鄉之快樂。遂致忘國忘家。甚至并情人而亦忘之。二人嘆自己冒險之愚。然又不忍棄之不顧。遂決心將面責女王誘拐之罪。并要求送還兩姬於本國。無何瀨川約圭雄歸已室。

入室後。圭雄大怒曰。瀨川先生。澤子等之舉動。實侮辱我等。今我等失望落魄至此。善後如何。瀨川強慰之曰。尙未絕望。或有他故存焉。總之余等不論二君之心如何。有不可不借歸之義務。於是圭雄與瀨川談借歸之方法。俄而聞館中大騷。瀨川出室觀之。見門外立有二美人。瀨川急問曰。何事。美人曰。有一男竊入此鄉。握日本孃之手。今已捕縛。瀨川聞已捕縛。大驚。以爲必都筑無疑。即速圭雄偕觀。過長廊下。見近園中之一室前。美人圍視之。瀨川舉首望人叢中。

幾昏倒。蓋被縛者。果不出所料。明明是都筑也。

第二十九章 要求女王策

原來都筑靈敏異常。自前夜獲瀨川之密函後。即刻往尋三吉號。時三吉號巡廻加那利亞島之近海。遂未見。至翌日白色汽船着島。都筑自樹陰處。見瀨川等乘小船渡往。時三吉號未返。心中焦急不可言。白色汽船出發後。少間。見三吉號之影。即乘上隱匿之小艇。用全力搖往三吉號。遂將此事之顛末。告千谷船長。并交瀨川之一函。船長問白色船之去向後。即鼓輪前進。時後白色船僅五十分鐘。故相隔不甚遠。至翌日追及。自是遂尾至美人島。

入夜。都筑單身乘小艇上岸。時天黑迷途。悵悵何所之。遂任意前往。不圖行未幾時。卽到美人宮。自花園入廊下。其時美人團適自食堂出過廊下。往花園遊玩。燕語喃喃。殊可人也。都筑最注意兩姬。適兩姬亦携手而過。都筑不覺忘自己之地位。遂躍起曰。余卽遇於橫濱之都筑是也。爲救君等而來。請卽偕往。言

時已握兩姬之手。時兩姬非常恐怖。顏色大變。即欲遁。都筑曰。勿驚。圭雄及瀨川二君亦來尋君等。請即偕余乘船去。兩姬若不聞。且大叫而出。都筑雖然不知所爲。少頃已被美人重圍。其時始覺已乃竊入者。無如時已不及。欲遁弗克。雖持有武器。爲黑奴所縛。亦不爲用。

瀨川等二人。未知都筑被縛之原由。相對寂然。都筑見二人後。悔前之失策。只自語曰。三吉號停於此島之右。余乘來之小艇。繫於棧橋北一里許。兩姬全無歸鄉之心。余今至此。復何言。惟望一救生命耳。瀨川聞言。因礙於衆前。不便與言。乃以眼目之。示以待機之意。

此事入女王之耳。女王若不聞。惟瀨川決意明言女王。并要求偕歸兩姬之事。即與圭雄商後。連夜求見女王。

女王聞二人求見。即允之。俄而一美人導瀨川等入室。此室女王起居之處。華麗不待言。上懸有美人及美丈夫一對之油畫。與美男鄉所見者無殊。瀨川至

確定此女王即花神。而所懸之油畫。即其父母。女王見二人頗親切。毫無異狀。

第三十章 結婚

美人中之王。其容色與威嚴。自有迷人之魔力。瀨川見後。即欲出言。女王先嚇曰。所思何事。欲偕歸兩孃。余雖愚懦。斷不許也。倘欲造新家庭於此。願執柯焉。瀨川聞言。思女王之明察。實近於神。正驚疑間。女王又曰。今夜被捕之僕。因破此鄉之和平。不可不促其速歸。然君等二人。已爲余祖所賞拔。望長留此鄉。婚配同國之美人。否則決意欲歸。妾亦無法。瀨川漸鎮靜曰。女王謂何。余所請求者。與女王所言。其性質稍異。彼等均有兩親。現懸念萬分。望女王不束縛人之自由。許余等同歸。女王笑曰。妾愛自然主義。決不束人自由。倘兩姬願歸。妾亦許之。不然。不得相強也。女王之言。頗有理。瀨川亦無辭可對。女王正容曰。妾確認日本人之美質。如君等犧牲一身。不遠數千里而來。其義俠妾尤所深感。妾迎日本美人之初意。欲婚配白人。冀獲美果。今感君等之義俠。擬改配君等。今

夜即行握手禮。如何。瀨川等二人。思女王有此明察力。互相驚嘆。女王筵爾而笑曰。今即呼兩姬來。俄而兩姬至。女王即指謂曰。今宵許君等成婚。兩姬聞言喜甚。濤子與圭雄握手。瀨川與貴志子握手。前冷淡之態度。至今大變。瀨川等二人。醉於新婚。前怨頓消。女王亦大喜曰。我理想鄉。獲此二對之佳耦。誠可賀。明日當大開一祝賀宴也。

瀨川等二人至此亦優游自得。毫無歸意。爲迷於愛情歟。抑爲女王之魔力所攝歟。西諺云。取木事伊者。乃爲木事伊。其此之謂乎。

貴志子及濤子失踪後。殆一年。瀨川等探險已七月。猶音信杳然。三家到處探問。均無消息。翌年一月三吉號歸橫濱。都筑田宮及千谷船長皆安歸。依都筑之報告。美人島地圖上所未載者。與女王有一種之魔力。知迷人之術。兩姬早爲魔力所迷。而圭雄與瀨川亦落其術中。今皆無歸鄉之念。松枝家花園家及神日家聞此。亦無法可施。只得以彼等尙存在自慰。自此不復出探險隊矣。

宣統二年正月印刷
宣統貳年三月發行

定價洋三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羣學社圖書發行所

印刷者 滙通印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口
羣學社圖書發行所

發行所 外埠各大書莊

